

2
流行小说丛书

神秘的山洞

■ 续桃花运
虎穴风云

春风文艺出版社

流行小说丛书 ②

神秘的山洞

春风文艺出版社

一九八六年·沈阳

目 录

续桃花运王宗汉（1）

虎穴风云苏方桂（106）

神秘的山洞童玉云（302）

续桃花运

· 王 宗 汉 ·

引 子

茶间岭是个荒凉的小村，我们的祖先何年何月来到这里，开拓了这片土地，现在已经无法考证，人们只知道那村名是受了皇封的。

据说，当年乾隆爷阅边的时候，从北京回到了关东老家。一天，他带着人马来到这长白山深处的荒岭上。正当三伏天，毒日头烤得山山岭岭象着了火，就是到了傍晚也没有一点凉意。乾隆爷吃不下饭，饮不下酒，只想喝碗清茶解解暑气。长白山区比不了南方茶乡，当地人根本不知道世上还有茶叶这种饮料，逢年过节，泡上一碗糊米水便是上品了。前不巴村，后不着店，乾隆爷要喝茶，自然把他的臣民们难住了。多亏一个随身太监心性灵通，忙跑到岭尖上，从一棵三尺多高的小树上摘下几片嫩叶。水烧开了，太监沏了一碗嫩叶端给了皇上。也许是饥不择食的缘故，乾隆爷喝了一口，连声赞道：

“好茶，好茶！”他问，“这是什么名品？在宫中怎么没喝过？”

“长白大叶。”太监顺嘴诌了一句。

乾隆爷一时兴起，望着天边的火烧云，即兴吟诗一首：

江山美如画，林海映晚霞，

荒岭打茶间，畅饮大叶茶。

这传说是否可靠，明眼人一看便知。皇帝出游，随行人员不带名茶已经不能令人信服；而那几句顺口溜也绝非出自一代天子之手。不过，茶间岭由乾隆爷阅边而得名却是有据可考的，流云县的县志上就用了七十三个字记载了这一史实。

冬寒夏暖，一年年地过去了，而这荒岭上的小村仍然保留着那古朴的风貌，和它的左邻右舍相比，不能不说它浑身还充满着原始的情调。这架大岭向东一百四十里的饮马河，由于建了林场，这才几年的工夫，那里已经成了沟里的经济文化中心了；这架大岭向西一百三十里的流云镇，地处铁路沿线，只用三五年时间，便成了一座新兴城市，生活唯独冷落了这一个野岭荒村，始终是那么二三百户人家，村民们仍然整日泡在黝黑的土地里，用惊异的目光看着外面世界的变化。

茶间岭的特殊地理位置，也赋予了它特殊的使命。那条长长的乡间土道，象一根压弯了的扁担，它肩挑着流云镇和饮马河。从山里到县城的来往车马行人，必得在茶间岭落落脚，尽管，不能有乾隆的福分喝碗“长白大叶”，可总是要厚着脸皮到农民家求借一宿。多少年来人们就有一个愿望：有谁能在茶间岭开个大车店有多好哇！

那时候，这也只能是一种愿望而已，以农为主，以粮为纲，庄稼人斗胆有此举动！而县里的服务公司又绝不肯来到这荒野上另立分号的。

这就是茶间岭的现状：悠久、古朴而荒凉……

第一章 荒村野店

在这荒凉的山村里，终于有人开起了大车店，迎接着从古道上走来的车马行人。

大车店的主人，就是从龙王镇迁来的齐寡妇。

关于齐寡妇的身世，茶间岭人知道得很少。那一天，娘两个坐着毛驴车进了村口。毛驴车是从流云镇雇来的，寡妇付了脚钱，领着女儿找到了村长的家。

村长是个四十多岁的胖子。寡妇亮出了乡政府的介绍信，并说明了来意——要在茶间岭开个大车店。这对茶间岭人来说，实在够得上奇闻了。人们听到风声，纷纷赶到村长的家，齐寡妇和村长的谈话刚刚进入正题，屋里屋外便已经挤满人了。

“山沟人，真没见过世面！”村长坐在北炕沿上，冲人们挥着手，“这又不是唱大戏，有什么看头？都回家吧！”

人们并不走，还在原地站着，两脚象生了根。那时候齐寡妇和女儿坐在南炕沿上，齐寡妇穿的是深灰色的西装套服，脚上是一双黑色半高跟皮鞋，头上新烫的披肩发；小玲穿着毛衣外套，山里的春天显得有些凉，她在外边还罩了一件大地牌米色风衣。人们盯盯地看着这母女俩，那眼神里流露出来的，分不清是羡慕、是惊奇还是轻蔑。

女儿被围观者看得不好意思了，她低下了头；母亲却大大

方方地和村长谈判着：

“我想听听村长的意见。”

“好好，好哇。从古至今这茶间岭就是由山里到山外的必经一站，在这里开个大车店是再好不过了。”村长说，“如今允许农民进城办企业，你们城里人来到乡下开店，我们也是一样欢迎。”

“我也是乡下人。”

“别客气。”在村长眼里，那龙王镇似乎是个大城市，“房子嘛，二队有个饲养所，承包后就闲起来了；我给你们挂挂钩，你把它兑过来吧。”

“好，我听村长的信儿。”

“今天你们就住在老倪家吧，”村长站起来，“咱这地方没有店，过往车马行人就得到农户家去找宿，老倪家住处方便，今天再麻烦麻烦他们。”

村长送母女俩往老倪家走，人们又尾随着跟到了老倪家的大门口。

“这是干什么？”村长站下了，“这又不是正月十五撵秧歌，怎么还跟来了？”

“来吧，”齐寡妇也站下了，回过身说，“往后，我们娘儿俩也是茶间岭人了，孤儿寡母的，麻烦乡亲们的日子多着呢；咱们先认识认识也好。”

经寡妇这一说，尾随的人们反倒站住了，谁也没说话，散去了。

从这一天起，茶间岭人知道了那位母亲是个寡妇，后来听说女儿叫齐小玲，母亲自然也就成了齐寡妇，龙王镇人送给她的大号，而今又带到这荒凉的山村里。

一开始，人们怀疑这么时髦的母女俩能不能操持起一个大

车店，等到车店开业了，茶间岭人才暗中点了头。

齐寡妇把二队的饲养所兑了过来，东西两厢各三间，正面是七间大屋。大院子宽宽敞敞，原有的牲口棚还能用，只把四周倒塌的土墙维修一下，就成了一个很体面的大车店了。

这时候，母亲穿起了旁开襟的小褂，腰间扎了一条蓝地白花的小围裙，整天亮着嗓门儿和车虎子们吵吵嚷嚷，分明是个大车店的店东了。

“吴大姐，”熟店客都这么称呼她，“半个月没见，可把我想坏了。”

齐寡妇走过去，抓住里套马的笼头往里牵着车：

“槽上有的是地方，想住店就卸牲口，嘴那么甜有啥用！”齐寡妇回敬着，“叫妈也不能少收你一分店钱。”

“饭好了没有？”老板子一边卸牲口一边问，“饿了，前腔贴后腔了，大姐你来摸摸。”

“我怕把你摸化了；快点卸，你把牲口喂上我再喂你！”

这种笑骂，双方都不介意，不过有些车虎子玩笑开过分了，他们动了手，在寡妇身上掏一把的时候，寡妇会立时翻脸：

“这些老爷们儿，没一个好货！”她会随手抓起身边的料叉子、鞭子或烧火棍之类的东西向对方打去，一边骂着，“给我滚！我秋香车店不收你这个客！”

是的，齐寡妇就在这笑骂、争吵、劳累中整整度过了四个月。生活的创伤，使她对人生产生一种古怪的看法，她感到所有的男人都那么不可信，不可靠，“车船店脚衙，无罪也该杀”，对这些车虎子们就更得加倍防范。可是为了生计，她又不得不和他们整天滚在一起；为了争一口气，她得把日子过好，要比在龙王镇的时候还红火；为了不再上当受骗，她对走进大门的每一个店客，即热情又冷漠。可是谁能想到，就在这些车

老板子当中，有一个人悄悄地闯入到她生活里来了，竟使她开始重新认识自己，认识别人，认识整个人生。

那是一个夏末初秋的傍晚，齐寡妇把散在院心的行槽拖向墙根的时候，从外面又赶进来一辆两套马的大车。老板子是个大高个子，齐寡妇并不认识，看来是头一次光顾她的秋香车店。

“往里赶！”齐寡妇远远地喊着，“里边有空槽，别都堵在门口。”

她走过去，抓住骡子的笼头往里牵，一边问：

“哪的车？是远客吧？”

“一天就到——饮马河的。”

“怎么头次露面？尽在家门口转转了？”

“拴车还不到十天就给你送店钱来了。”

齐寡妇笑了。

“好，今天免费给你加和料，自己到料缸取去。”

牲口圈里传来了马叫声，齐寡妇大声吵骂着：

“这个败家的牲口！”她冲店房里喊着：“老展，你那辕马咬群，牵到行槽上去单喂！”

齐寡妇奔向马圈，操起料叉子打那些咬架的马。

这时候老展从店房里走出来了，看来他和新来的店客是老熟人了。

“哟，这不是林大个子吗？你是走错门儿了？怎么也来住大车店？”

“车都拴得起，我林大个子花不起店钱？闪闪！”

看来这新来的店客叫林大个子了。齐寡妇站在牲口圈里，看到林大个子用鞭杆子把老展往旁一拨：

“我这小骡子新上套，看见生人就乍眼，别碰着你。”

齐寡妇急着让老展过来把辕马牵走，见他却和林大个子扯起来没完没了。

“你别嘴硬，”他站在院心里抱着个膀，冲林大个子喊道：“你前天进的县城，到茶间岭站脚的那一夜，是在谁家住的？是不是又跑到老倪家去了？”

林大个子开始卸牲口了，他一边说：

“前天？我卸了牲口走进屋，老倪头才告诉我说村里新开张个大车店；我还能把牲口再套上赶到这来？”

“胡扯！”老展跟了过去，“大车店开张四五个月了，你不知道？”

“我早把供销社的活计辞退了，这车是我自己拴的，有半年没来茶间岭了。”

“你展弟眼里不揉砂子，”老展还是抓住不放，“你和倪丫相好有两年了吧？”

“没的事。”

“你又嘴硬，”看来老展是非要弄个水落石出，让林大个子心服口服不可：“前些日子老何头不是赶到饮马河提过亲？”

“我没点头。”

“你嫌倪丫是个跼脚，对吧？你呀，三十多岁了，就别挑挑拣拣了，腿脚有点毛病算个啥？人家那叫黄花姑娘。”

老展提到的倪丫，齐寡妇是认识的，齐寡妇带着小玲来到茶间岭的头一天夜里就是在倪丫家借的宿。那倪丫不到二十岁；这林大个子，就看那满脸大胡子吧，最少也得三十出头，这世上尽是些奇巧姻缘。齐寡妇这样想着，已经把老展的辕马牵出了牲口圈。

车虎子们到了一起哪有不闲扯的？不是那家姑娘跟谁相好了，就是谁的娘儿们跟别人跑了，多半是些没影儿的事，用这

粗俗的笑骂点缀人们那单调的生活。听到这些，齐寡妇并不介意，她是开店，还能去干涉店客们的交谈吗？可是今天，这两个人越唠越下道，最后扯到齐寡妇的身上了。

那林大个子高声大噪地喊着：

“什么姑娘媳妇的，我这新上套的小骡子还不如那老骡马好使呢；若是碰心了，我还许娶个寡妇；那更够味儿。”

“你小子说这话是没安好肠子。”

“这话怎么讲？”

“这店东可是两个长头发的。”

“真的呀！”林大个子把牲口拴到北边的槽头上了，他拎着大鞭子一边往店房里走一边大大咧咧地说：“若是那样，我就天天来住店，日后非拉跑她一个不可……”

听到这，齐寡妇的肝火压不住了，她喊了一声：

“老展，给你这败家的牲口！”

齐寡妇把缰绳往马脖子上一搭，满脸怒气奔林大个子走过去：

“那是哪来的车呀？老板子怎么不会说人话？我店房里不住牲口，给我滚！”

齐寡妇说着，已经走到马槽前，去解林大个子的马。

林大个子不知道齐寡妇的体性，他笑嘻嘻地说：

“大嫂子，你就是车店的经理吧？别发火呀，你把我撵走，这份店钱可就白扔了。”

“孝顺的有的是，非得靠你这忤逆过日子？”齐寡妇把辕马从牲口圈牵出来了，“给我走！”

到了这个时候，林大个子有些慌了，他说：

“大嫂子，你这是动真的了？”

齐寡妇把缰绳甩给了林大个子，她又斜了站在远处的老展

一眼：

“这帮老爷们儿，没一个好货！长头发的怎么样？你们还不是长头发下出来的！”

林大个子接过缰绳，咧咧嘴说：

“大嫂子，别生气呀，我们说那长头发的，也不一定就是指你。昨天我在县城里下了一顿饭馆，我旁边那张桌上有四个人在喝酒，都穿着花布衫，留着披肩发。我心里纳闷儿，这四个娘们儿咋都会喝酒哇？到后来，他们划开拳了，我一听那嗓门儿，比我这车虎子的嗓子还粗；我再一细看，喝，都留着小胡子，原来是四条大汉。如今是新潮流，男女颠倒了，我林大个子还想买件连衣裙穿呢……”

林大个子把齐寡妇逗笑了，她问：

“车上装的什么货？”

“给筑路队拉的，香烟、白酒、罐头、搪瓷盆、小铁锅、镐把、胶皮鞋……全了，赶上供销社了。店里要用啥，你开个单子，下次来住店，我给你捎来，不收运费。”

齐寡妇的怒气已经全消了，但她还是板着脸说：

“店里住个唱二人转的小班子，晚上在店里拉场子，村里人都得来看热闹。人多手杂，店里又没更信，东西丢了我可不负责；你自己看着点。”

林大个子笑了笑，把辕马重新拴到了槽上，一场风波算平息了。可就在这天夜里，两个人又展开了第二次交锋。

茶间岭人，通常的快乐生活是站在村道上观望过路的车马行人，一边看一边小声地嘀嘀咕咕、指指点点，品评着那些外乡人的衣着穿戴、举动行为，冷漠中含着惊奇，轻蔑里夹杂着羡慕。乡里倒是有个电影队，可竟没有一次光临这偏僻的荒村。还是前些年有个部队拉练路过这里，晚上演了一场电影，叫

《地道战》，至今人们还念念不忘，说那电影真山真水，只是有时候有些吓人，一张脸把那块两丈见方的影布全占满了。一张脸就那么大，人该有多高了？太玄！近几年，从外地来过几次耍猴的，一边敲锣一边唱，小猴灵得很，头戴小花帽，舞着一把竹棍儿做成的关公大刀，可那耍猴的一口南方腔南方调，唱了些啥当地人听不懂，还不如看那个大鼻子大脸的《地道战》。在茶间岭人的眼里，世上最崇高的艺术还是二人转。两个人连说带唱，连扭带浪，讲今比古，听得清看得懂，那才是真玩艺！前些年，二人转几乎断了种，人们怀念它；近几年，又有小班子串进村来，人们自然以百倍的热情欢迎它。这天掌灯以后，小班子在店房里拉开了场子。除了店客之外，当地的村民们也赶来了，把那七间筒子房填得满满的，前后窗大开着，窗台上都坐满了人。唱到半夜了，场子还没打住。

齐寡妇没心思去看玩艺，可场子没收她又不能去睡，只好强打精神陪着。她忽然想到女儿也没睡，便走出店房来到院心。

院子里静悄悄的，除了从店房里飘出的那悲凉的唱腔，便什么声音也没有了。

那时候小玲正在一个空车棚上躺着。

“玲啊，”齐寡妇走过去，“你进屋睡觉去吧，我在这看着。”

女儿从车棚上坐起来，看着那亮着灯光的店房说：

“往后店里别留唱戏的了，麻烦死了。”

“嗨，还不是为了多招些店客嘛，”齐寡妇也坐在车上，“听说店里来了小班子，该走的车也不走了，路过的也停下了。”

她扭头去看小玲，见她月光下那张苍白的脸，母亲心里一

阵难受，才多大个孩子呀，尽跟她这么操劳……

“妈，开店这半年多，我变了没有？”

母亲心里一震：

“你是不是说妈变了？”

女儿并不看母亲，她仍然面冲店房：

“你整天和车老板子们吵吵骂骂的，多难听……”

寡妇长长地叹了一口气：

“嗨，命里注定，这是生活把我教出来的呀。这些男人，没一个好东西！你软了，跟他们客客气气，他们就想欺负你，想占你的便宜。我得让这些老爷们儿知道，齐寡妇可不是一盘子大酱，谁要伸筷子谁就能吃一口……”

娘儿俩谁也不说话了，就这样，她们在院心的大车上，呆了足足有半个小时。

店房里传出来的唱腔加快了板头，看来段子煞尾了。齐寡妇跳下车，向店房走去，场子也该打住了吧？

《包公赔情》唱完了，场子并没收住。人们兜里有了钱，只要小班子肯往下唱，谁都不怕掏腰包。齐寡妇实在累了，她站在外屋地上有些着急，盼着场子早点收住，可是店房里人们又一个接一个地往下点段子了。老展坐在万字炕上的辕马鞍子上，喊着：

“我点一个：《燕青卖线》。”

“卖线卖针的有啥听头？”林大个子从南窗台上站起来，
“《马寡妇开店》那才够劲！来一段《马寡妇开店》！”

听到林大个子点了这个段子，齐寡妇心里就有些不快，但她没有说什么，本想悄悄走出店房回到院心去。可是场子里传出了笑声，不知谁还跟着喊了一句：

“对，唱《寡妇开店》吧！”

店房里响起一片笑。

齐寡妇忽地转过身。

“这是谁放的屁！”齐寡妇已经闯到店房门口，冲着林大个子喊着，“你走进店来就不说人话，老娘今天教教你。”她在人群中向前挤着，“马寡妇开店去勾搭书生，我齐寡妇开店就专治你们这帮车虎子！”

齐寡妇已经爬到炕上。人们骚动了，有的骂、有的笑、有的喊，听不清林大个子嘟囔了些啥。

齐寡妇已经挤到了林大个子面前：

“出去！我这个店房里不住牲口；不会说人话的，到马圈去！”

她猛地一推，把林大个子从窗口推了出去。

齐寡妇在笑声中从窗口跳到院子里。

“大嫂，”林大个子从地上爬起来说，“我可真不是有心的，我不知道你是个寡妇……”

“你们这些老爷们儿，没好货！”齐寡妇冲院心喊着，“小玲，回屋睡觉去，让他自己看着。”她又转对林大个子，“告诉你，场子不散，大门不上锁，你不许回店房，谁让你不会说人话了！”

寡妇领着女儿进屋了。

林大个子看着齐寡妇的背影，摇了摇头。对这娘儿们他琢磨不透。看那火爆脾气，尖刀子嘴，确实是只母老虎；可她又打发女儿为他林大个子看了半宿的货，显然是个热心肠的人。想到刚才那场风波实在不怪女店东，他对齐寡妇不但没生气，反倒有些好感了。林大个子就这样闯进了齐寡妇的生活里。

齐寡妇却没有丝毫预感，此时她不会想到这山野里的车虎子会揪住她的心。回到屋里，她和往日一样，往炕上一歪，歇

歇身子，平静一下在吵骂声中被扰乱的心境。

“妈，”女儿已经脱了衣服钻进了被窝，“咱们把户口迁过来吗？”

“你是不是不愿在这呆下去了？”

“我没说。”

“你是想回一趟龙王镇吗？”

“我没讲。”

“是啊，”母亲叹了一口气，“把我女儿圈在这荒村野店里，妈心里也不好受，可迈出腿了，咱们就得走下去，再说，咱们出来了，就别在龙王镇露面了。”

“妈，你就不想龙王镇？不想回去看看？”

“你说我想你爹呀？……胡扯！睡吧……”

齐寡妇又长长叹了一口气，娘儿两个谁也不说话了。母亲知道女儿在思念着父亲和那个虽然吵翻了脸却又给她留下许多美好记忆的小伙子。而女儿也最理解妈的心，龙王镇对齐寡妇来说，有怨、有恨，难道就没有一点值得留恋、值得回味的东西吗？

楔 子

同一时期里在龙王镇 发生的琐事（之一）

这也许是人的本性吧，俩人分开了，昔日的怨恨常常随着岁月的流逝而渐渐地隐没了，留在心头上的多半是那些美好的记忆。

躺在炕上，听到店房里传来的那凄苦的唱腔，小玲睡不着了，她真想回一趟龙王镇，看看爹，也要去找大林子，问问他为啥不给她来封信，最低应当把那张照片给她寄来。

真逗，那憨人也学会了照相。那还是拴车前，妈去雇爹赶车的那个晚上。大林用口哨把小玲招到外面，两个人是在后菜园子见面的，一个在杖子里，一个在杖子外，大林子抓住了她的手。

“你二大爷不是好东西。”

“不许你骂人！”

“两个月没给我工钱了，我真不想给他干了。”

“我家若买一台拖拉机就好了，你来开。”

“那咋不买？”

“没钱。”

“你家还没钱？”

“妈说的。”小玲叹了一口气。

“就信你妈的话！”